

美丽中国结

MEILI
ZHONGGUOJIE



邹安和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MEILI
ZHONGGUOJIE

邹安和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美丽中国结

上

第一章

滨湖区宁江市的机场，距中心城区较远，刚建成不久，样子模仿着张开翅膀的海鸥，挺抓人眼。市政府的笔杆子朱丽在等人，不张扬地缩在机场大厅内站着，直到瞧见苏洪仁从一辆外市牌照的轿车里走下来，她也不迎上去，也不招呼一声，兀自向咖啡茶座走去。朱丽相貌比那画上的仕女还顺眼，一脸聪明气，神情淡淡的，仿佛用薄薄的一层冰霜包着一只小热水袋。苏洪仁脑袋瓜像拨浪鼓一样左右转着，寻找着另一位同行者，看都不看朱丽一眼，却像铁针跟着磁石跑一样，自动就随着这姑娘的后影向咖啡茶座走去。

朱丽背身坐在咖啡桌旁，看着菜单，给服务小姐点着茶点。“樱桃生代，两份。一盘腰果。”服务小姐写完点菜单离去。

苏洪仁人到中年，比一般的年轻人显得更有魅力，较高的个头，胸脯厚厚的，国字脸，宽肩膀，两只黑溜溜的聪明球，老带着机敏、嘲讽和热乎乎的笑。他绕着朱丽的台子潇洒地兜上一圈，才坐到她对面。

“早来了？”就这么三个字！没有个称呼，却像一粒九制话梅一样，有各种的滋味，表露出苏洪仁跟她的非同一般的亲昵，自个儿的

心情分外快活，还夹带着对她必然已经久等的心疼和歉意。

朱丽把开心隐藏在撒娇地撇撇嘴里。“架子越来越大！居然到了宁江，不到我那里去，还要我跑到这里来？”

苏洪仁被这撇嘴的娇媚迷住，话再说出来都有点打飘发酥了。“嘿嘿，就这么点时间！临时通知去北京——从阳湖那里来，路上跑了三个钟头……哪怕见一分钟也好！就这么‘馋’……”

服务小姐把茶点送上来。

“‘馋’——吃‘樱桃生代’……”

“朱丽！就是这8号座，那回碰巧遇着，一起去北京……”

一提起这段往事，朱丽的面庞就像被阳光照亮了一样，快活从眼眸里直往外渗，说出口的话依然冷冷的、高高在上的：“从此倒了大霉！”

苏洪仁就吃她这“味儿”，越“酷”越觉着有品头，也越上情绪！“也真怪，那次开会，有你坐在会场上——突然‘才气乱冒’，稿子都扔掉了讲，词儿自己就往外跳！跳舞也是——那些‘花儿’，不知怎么就‘花’出来了……”

“还不是你存心想‘花’人！”

“上当受骗了？”

“腰果，你不喜欢吃吗？洪仁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”

“朱丽，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。”

“你猜得到吗？我——调到你那个阳湖县去了！”她说的只是一句普普通通的工作性话语，但她那神态说出来的话，表明这是她作为一个姑娘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。她屏着气，等着看苏洪仁如何反应。

苏洪仁惊得把腰果搁下来。“这种事，你怎么预先不跟我说一声？”

朱丽绝对没有想到，对待她的大胆和奉献，会是这样一句话！她把舀樱桃生代的勺子，往碟子里一摔！“你老婆也调去了，你怎么

也不预先跟我说一声？”

她这两句话，像挥舞一把犀利的西餐刀，把他们相互关系中，苏洪仁低人一头的软档，给割出来摊在桌面上了！

苏洪仁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不、不是！我不是说，有好消息告诉你吗？我不当阳湖县委书记了——就那次在北京会议上，‘才气乱冒’，给最穷的一个县抱回去一块‘全国绿化先进县’的奖牌——现在要组建一个新的地级市，我给提成淮海市常务副市长、副书记了！”

“哎呀，难得难得！”朱丽没想到会是这么件大好事，这证明当时在这8号座结的这份缘，自己是多么有眼光，是不是人物，是不是情种，一眼就能明白个五六成。她头一次抹掉小热水袋上那一层冰霜，拿一粒腰果与苏洪仁相碰。“祝贺祝贺！”苏洪仁也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跟她对碰腰果，那种碰法在说出这么一句话：这个好消息就是送给你的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好消息！

朱丽品嚼着腰果，也品嚼着他碰过来的那份特殊含意，说：“这成了月亮追太阳，看看追到了，人家又挪了窝——只好过一阵再调啰！”

“把档案追回来，直接调淮海市——你在这个市，就是办公室的笔杆子——你去帮我管办公室！”

“月亮居然追到太阳了！”朱丽开心得掐住他手背上一点点皮，使劲地拧扭……苏洪仁见一个人走进候机厅，忙缩回手，轻声说：“我现在的顶头上司，市委书记盛师友！”

盛师友身材修长，架着教师常用的那种朴素的眼镜，拎着手提箱，在候机大厅里找着人。苏洪仁向朱丽告辞，掏出两张机票，摇着向盛师友走去。

朱丽很配合地连头都不回，说：“说定了，调你淮海市了！”

农家少女虞燕跟朱丽长得挺像，在滨湖区阳湖县的虞家村，跟妈妈学着编绳结。虞燕妈讲：“这是扮虞姬神系在腰上用的。用绳子编织的神结，祭神的时候，必得用的。”

绳结，在这个虞姬的故乡，是祭奠虞姬神的祭物，也是一种农家祖传的手艺。据说，还在上古时候，这里人就用绳子打结来记事，大事系个大结，小事系个小结。到虞姬那个年头，已经像窗花、门对子一样，用它来作装饰，表达一种对幸福、吉祥的期盼和祝福。虞姬抹脖子之前，就送给过楚霸王项羽一只自己编的吉祥结，葫芦形的，寄寓“上下同心、大吉大利”。现在，城里人把它叫作“中国装饰结”、“中国结”，管它叫什么，反正虞家村人都认定，绳结这东西的老根子出在自己这村子上。

虞燕跟哥哥许长富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。长富是爸妈亲生的，一个剽悍俊壮的男子汉，会一手好木匠活，水牛坯子鱼脾气，不好说，喜欢用日常动作传情致意。妹妹编着绳结，哥哥由舅舅给剃着头，两人仍像小时候一样无声地用脚捉着“猫猫”。编绳结的，将悄悄的小脚往外移一移，剃着头的，就悄悄用宽宽的大脚去扑捉踩她的小脚板。小脚板狡黠地收回去，剃着头的大脚刚鸣金收兵，编绳结的悄悄小脚又放肆地伸出来，又是一场“扑捉战”……

父亲许醒农此刻心情与儿女全然不同，儿女在面前再嬉闹，他愣慌慌地瞧都瞧不见。他估摸这回给上头寄的告状信，要告出事来了。阳湖县粮食局长叶元棠，不久之前还是这个乡的书记，这人在虞姬乡当头头的时候，跟许醒农一家结下了不解的大冤仇。许醒农这回抓到了一些叶元棠打白条子玩鬼的把柄，立马给省里寄了封人民来信，指名道姓告他叶局长！信走了几天了，不见动静，许醒农心里犯起嘀咕。叶元棠人称“花花书记”，不单他心“花花”，对上对下



也会“花花”，手里有一把子人。这封上告信，要是落到他那把子人手里，他们一定会把被我老许发现的破绽给捂死。头一桩，就会想法毁掉自己手里捏着的证据。许醒农后悔不该用写人民来信这种办法，该直接去省里市里，找那些做得了主的头头，面对面说，不在别人手里留一点痕迹。这一下好嘛，还不一定能把叶元棠怎么样，倒给自己招来了大危险。许醒农长得跟打夯的夯一样墩实，模样跟张飞一样，可比张飞心细得多。从祖上那里，他学来一手侍弄花草、修剪盆景的手艺。他此刻借着给一盆红花檵木的盆景作修剪，将装着叶元棠犯罪证据的小塑料袋垫在那花盆的底子上，不招人注意地走出堂屋去。他要找个地方把这些证据藏妥帖。这件事，他还不能跟家里任何人说，一来怕他们害怕，二来也防着叶元棠那把子人寻上门来，家里人要是知道藏哪里不说，会给他们惹灾祸。

由于一墙之隔的邻居，就是抱花花书记大腿的人，他不能走出庭院的大门去，只能想法子藏在这院子里。人一急就会长出三只眼来，平日最不在意的地方，这会儿突然给许醒农看出好处来。山头放小手扶的草棚棚的毛竹大梁上吊着一只绳结。他将那个小塑料袋，塞到旧绳结中间嵌着的一只小鞋子里去。他松下一口大气，走回堂屋来，边走边往回想想，只顾防他躲他，把柄都抓到手了，不去告倒这个坏种，那还是个人吗？这回就直杵到省里去上访。

许醒农对在帮长富剃头的内弟说：“打白条子——姓叶的玩鬼，越玩胆越大了！你家都给他搞散了，拿人都当花木欺侮！咱俩一起去省里告他个龟孙！”

虞冬成是个农人兼剃头师傅，从小就跟着姐姐、姐夫过，提到老婆给叶元棠拐走这茬事，心里就像被剃头刀剃一样。有什么再比老婆给人霸去拐去更窝心更倒霉的呢？但他只能干咽一口口水，把那痛苦与无奈和着口水咽下去。他这石头子也咽得下去的脾性，不是天生带来的，是做什么营生被那营生磨出来的。姐夫那点心胸与硬气，是因为他成天跟盆子里的花木打交道，想怎么剪就怎么剪，那花

花世界全由着他自己做主，再名贵的花木都乖顺地忍着他的气。剃头师傅成天得跟人的头打交道，再排场的头他也捧在手里过，那可比捧粗腿还难捧得多，再不像话的头他也得捧在手里，还得像捧着自家大爷一样小心伺候，照样得说“头剃剃，当书记，脸刮刮，钱大发”。这么一年四季捧人的头捧下来，脾性就剩下个会咽石头子一样的口水了，外带着还会赔上一张甜和嘴。人得吃饭啦！但人又毕竟是人，那咽下去的气在心里还是要气，或是自己一人对着剃头镜子，或是遇到合适的听话人，就尖酸刻薄、嬉笑怒骂地骂一通，骂得再尖酸刻薄，他又横竖把准一条，到了场面上，对谁还是一张甜和嘴。

虞冬成借着跟外甥女说话，来回姐夫的话。“燕燕，卖这些中国结，光编得好还不行，还要能忍得住买主的气——胳膊拧不过大腿！”

地下宽宽的大脚与悄悄的小脚，那“扑捉战”停止了。虞燕把编绳结的绳头，揪心地停在手里。她听得出舅舅那不咸不淡的话里，闷压着一个男人最不肯忍受的羞辱。“舅舅，我、我跟你学一段淮海戏的‘三字刹’？”

一个穷苦的老人，跌跌撞撞，闯进院子来。他干瘦干瘦的身子，衬出脑瓜瓢不小，顶着一头蓬蓬稀稀的花白短发，迈着有些罗圈的老腿。骆大爷喊：“醒农！醒农！我那老婆子急出毛病了——燕燕，你快去看看，你骆大娘，都不认子午了！”

许醒农惊得把盆景一搁，招呼媳妇虞立兰，赶紧将骆大爷架着，一起赶去看看。女儿虞燕心急腿快，走父母身边一钻，跑到前头去了……

这虞家村坐落在黄淮平原上，一色的褐土地。小手扶的犁头往田地里一插，翻起来的泥浪，就像飞起来一堵陶器的墙、巧克力的浪一样，厚厚浓浓，油光铮亮。庄户人看着它走不动路。生活在这平



原上的人，眼头享的福大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由着你尽眼力往远处看，没遮没拦，没边没底，一个土岗子都没有。冬天看，像黄色的大海，夏天瞧，像绿色的大洋。它让人每天都感叹大自然真是大得了不得，它让你每天都奇怪平原怎么天天都这样，又天天都不一样。

在虞家村的大田里，有几座用两根树棍支在地上搭成的三角形矮茅草棚子，就像房子没打墙，直接把房顶支在地上，从房顶的山头开门进出。有的地方把这种棚子，叫“看瓜棚子”、“要饭棚子”，此地人把它叫“丁头冲”。

虞燕跑出村子，跑上田埂，冲进其中一座“丁头冲”里，喊：“骆大娘！”

低矮的茅草棚里，用土坯围起一个地铺。骆大娘像庄稼院的奶奶们一样，额头上围着一个青包头，花白的头发没作梳理，松松地结成一条短辫子，像拖着一条小尾巴一样，满脸的皱纹因为抹着一层泪水，那深深密密的皱纹与那整片的泪痕，特别不适宜合在一起，看得人心里发麻。她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，坐在地铺上，太深重的哀伤，使她变痴发呆了。

“喜子早早就识文断字……乖孙子呵，你这病——我来替你得吧！”

虞燕眼圈红了。“骆大娘！我是燕燕！喜子弟弟病会好的！”

“这叫什么个怪病？汤大先生都识不得！说只有大城市里，有那镜子能照……”许醒农和妻子虞立兰扶着骆大爷赶到茅草棚门口。虞燕急得从破芦柴席上，跪步来到棚子门口，说：“骆大爷！快、快把喜子往大城市里送啊！”

骆大爷拿出一些条子。“今年卖的粮食，尽打白条子——哪来钱？！这都是我的钱！这都哪里是钱？！”

茅草棚门外，聚集的人多起来。虞立兰说：“我们家，也尽是一些白条子！”“哪家不都这样？！”“快，找粮所去换！”虞燕说道。

“粮所？乡里这个长、那个长，我跪都给他们跪过了！”骆大爷

说,“谁也不问你事!”

虞燕将骆大爷手里的白条子摊到父亲面前,说:“我爸,想个法,救救喜子!”

这庄子人有事喜欢找许醒农,不因为他有钱有身份,而是因为他人长得五大三粗可心软,看不得别人遭难。许醒农把白条子接过来,跟骆大爷表示,这事我帮你去说说,扶着老人就往外走。

荣誉军人王有忠推着轮椅追着喊:“醒农,找乡里没用——找县政府!”

三

滨湖省的省级机关宿舍,在宁江市的黄河路上,几幢灰色的五层楼房子,没有顶,光秃秃的,像在地上戳着几个积木块。邵宜民还住在原来分配的一套处级干部住的单元房里,三房一厅。这屋里像个学者的家,沿着墙靠着高高的书柜,尽码些大厚本的中文书、洋文书。其他人家,到处是孩子与女主人的照片,他家里,居多的是男主人在美国、俄罗斯、西欧等地拍的照片,可见他家里人把他多希罕。邵宜民三十五六岁,个子虽然不矮,也长了一对剑眉,可身架不宽,脸盘不大,总体上有一副娃娃相,老被人当做还在上学的研究生。他还真有股子小孩的玩心,跟儿子在捉迷藏。他将江海的眼睛用手绢蒙起来,喊声:“开始!”自己悄悄地钻进床底下去。

女主人戴好文静淡雅,拿着一篮茼蒿到卧室里来择,对着床底下说话:“邵宜民,江海多大了? 你要再不回国——他读大学了,你还当他小孩呢!”

蒙着眼睛的邵江海嚷道:“我就要这么玩! 就要这么玩!”他摸到妈妈身边,悄声“开后门”地问,“妈,爸爸躲门外去了?”

戴好仍对着床底下说:“淮海市一中,全省都有名,你要去上任,把他带去读吧!”



邵宜民从床底下调皮地探出头来,对这个主意表示赞同,又笑着藏匿起来。

“傻儿子,瞎摸。他不就是那老一套……”戴好说。邵宜民一下子从床底下钻出来,捂住戴好的嘴不让她说下去。小江海恍然大悟地拍拍蒙着眼的手绢,像躺在滑板上一样,整个人滑着钻到床底下去抓人。一片疯叫声。

电话铃响。戴好起身接电话。“喂,找邵宜民? 哦哦,你等等。”她捂住电话,说,“别疯了! 淮海市委的盛书记——头头找你了!”

邵宜民忙过来接电话,左腮帮上还带着一块床底的灰斑。“盛书记! 我邵宜民啦! 催我去上班? 我听说分派到淮海市去,分管科教文化——很高兴! ……什么?”他说这句话里面含着一层特殊的意思,原来让他去省科委当副主任的,那是个住在大城市,与各科研单位打交道的美差,因为他在市厅这一级干部中属于年轻得少有的,全省正组建一个最穷的农业市,就改而把这个年轻人转派到那里去当副市长。人们都顾虑,把一个从外国学习考察刚回来的干部,塞到一个最招人嫌弃的差事上去,本人肯定会有情绪。所以,邵宜民趁着头一次跟市委书记通话,先表了这么个态:到你那个市去,我接受!

淮海市委书记盛师友和常务副市长苏洪仁,在北京的宾馆客房里,两人一起用电话免提,神色严峻地跟他通着电话。盛师友说:“宜民同志,你才刚刚回国——这有点不近人情——情况有点特殊! 我和苏市长都在北京开会,阳湖县可能要出事情——当地农民情绪有些失控! 你好像出国前,在省扶贫工作队,当过老大难县的工作队队长?”

邵宜民在宁江市应道:“对对,去过两个县!”戴好用围裙替他擦去腮帮上的灰斑。儿子拉下蒙眼布,用眼神对爸爸说,我赢了! 还来不来?

盛师友在北京宾馆说:“这样! 请你代表我们俩,赶紧赶到阳湖

县,对上访的农民,全权作出妥善处置!”

苏洪仁插上来说:“小邵,我是苏洪仁!”

邵宜民在宁江市热情招呼地说:“苏市长!好久没见……”

苏洪仁在处理公事时,虽然跟在咖啡茶座里和朱丽一起时的那种机敏、诙谐、显得年轻十岁的神态,就像猕猴桃跟冬瓜那么大不相同,可有一点仍然保持的,说话有一种热乎乎、挺亲切的调调。这是个招人喜欢的、也很干练的头头。“你好!小邵,我刚刚从那个阳湖县县委书记任上出来——可能是因为新领导人还没配上,有些事没人拍板,在收购粮食问题上,跟群众没有协调好。你到那里,狠狠‘熊’粮食局长叶元棠、公安局长向永进!他们保证听你的——就说我说的!”这最后一句话,他没有特别着力,但这恰恰是他特意要说的话。要让盛师友与邵宜民都意识到,在阳湖县,最有分量的,正是我苏洪仁的“我说的”三个字。这也是给刚回国的小邵先打个招呼,那是我的根据地。“那里人有点野,邵市长,你要注意安全!”

盛师友对着免提电话讲:“宜民同志,要快!上访的农民,已经把县政府围起来了。避免发生恶性事件!”

宁江市街头,一辆奥迪轿车,车顶上转着红色警灯,飞速地驶进黄河路滨湖省省级机关宿舍楼,急速停在邵宜民家住的3号楼楼门口。邵宜民一边穿着外套,一边从3号楼楼门里急步走出来,迅速地跨上奥迪轿车。

戴好与邵江海从大楼里追着飞奔出来。戴好将一只卷好菜肴的油饼递给丈夫。小江海将一瓶矿泉水递给爸爸。邵宜民向她们做个表示感谢的鬼脸。奥迪轿车转着警灯,箭一样冲出去。

邵江海学着爸爸做的鬼脸样子,朝妈妈也做一下,仿佛说爸爸才刚回来,就又剩这么个鬼脸了!

戴好酸酸地一笑,朝着儿子也这么做个鬼脸,搂着儿子回楼去,犹如说有这么个鬼脸,也不错了,知足吧。邵宜民一家这短短的送



别,显露出那种有教养的家庭相互之间的默契与融洽,就像是一首和谐的无字歌。

四

阳湖县县政府在县城西关大街上,穷县穷衙门,年久失修,四周围墙的墙皮东脱落一块、西脱落一块,像害了疥疮一样。几幢分属县里四套班子的办公楼,墙面像拉着蜘蛛网一样,显出一道道裂纹。只有进这院子的大门,受到分外重视,两扇黑色铁栏杆门异常坚固。县政府大门外是一个大广场,广场的边沿直抵到阳湖河河边。此刻,广场上几十辆手扶拖拉机,插着“农民上访团”的旗帜,浩浩荡荡,向着县政府大门口,缓缓地围上来。县政府的铁栏杆门紧闭,警察在门内门外严阵以待。

为首的手扶拖拉机上,虞燕驾驶着车子。车厢里,骆大爷悲戚地手捧着白条子,就像捧着小孙子的命。荣誉军人王有忠坐在轮椅里,照拂着老骆头。许醒农强悍地把一根木头竖起来,将它靠着王有忠的轮椅,竖立在骆大爷身后,使整部小手扶犹如航船竖起了桅杆与风帆。大木头上撑起来一幅大白布,白布上写着:“兑现白条,要钱救命!”它就像一面喊出农民共同诉求的大旗。

各个手扶拖拉机上,“农民上访团”的小旗帜,表示支持地摇动着!那么多小手扶聚在一起行驶,街巷给“啾啾啾啾”的响声震得直晃颤。市民、路人纷纷围过来。在县城街巷里运沙石的农民小手扶,见扬起这么个旗号,正是自己想说的话,那么多小手扶共同发出的气势宏大的响声,驱散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的心理,将小手扶机头一转,也纷纷加进这些上访的小铁牛行列……

对这次农民上访,负有直接处理责任的粮食局长叶元棠、公安局长向永进,共同站在县政府主楼的二楼凉台上。这个县的县委书记、县长还在调配中,暂时没有一个当家人。他们俩虽然是副县级,

一个是县政协副主席、一个是县委常委，按职务来说，处理这种非常事件，轮不到他们出头，该由周怀城副县长出面。因为苏洪仁常务副市长是这里的前任县委书记，很了解这个县的关关节节，知道周怀城太迂太鲠，早就将他支到大闸上专管协调各乡用水的矛盾了。这个打白条子的事情，牵涉的方方面面很复杂，周怀城是拿捏不住其中分寸的，所以苏市长打电话回来，让周怀城仍坚守原来非常重要的岗位，临时指定由县委常委、公安局长向永进牵头，政协副主席、粮食局长叶元棠为辅，负责处理这件非常事件，有问题请示正赶来的邵宜民副市长。叶元棠粮食局长中等身材，比较胖，有些虚肿，眯眯眼，见群众来势很大，有些慌乱，又有些正中下怀的喜意，拉着公安局长向永进退到凉台的玻璃门里面去，指着领头的农民说：“向局长，这个许醒农——大祸害！一个泼皮，无赖，小偷，坐过牢的，上访痞子！一定要把他抓起来！”

“暂时不能火上浇油！”县公安局长向永进人高马大，那张脸什么时候都像亮着红灯，表现出执法者那种呆板、机械和强悍的神气。“叶元棠，把那个老头的钱，给他算了！”

“省里还没松口……”叶元棠用一种暧昧的神情，提醒这个临时的头头，别忘了这件事真正的底线，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咋咋呼呼，这也未必不是个好事。

“人都‘喻’上来了——你总得去给句话！”

叶元棠觉得该给临时头头这个面子。他推开玻璃门，要出去给群众说两句宽心话，可脑子里来了个急煞车，又退了回来。“光说空话，越说事越大！市里要来人——由市里人去跟省里要，钱就好要了——等他来处理吧！”

在省会通往淮海市的公路上，邵宜民乘坐的奥迪轿车，转着警灯，在繁忙的车流中蛇行般往前钻。

邵宜民自己麻利地开着车，再快的车速还嫌慢。他向驾驶员问



道：“离阳湖县，还有多远？”驾驶员告诉他，还有二百八十多公里。

邵宜民心急如火，加大油门，把在国外高速公路上练出来的飞车本领全拿出来。奥迪轿车如水中蛟龙一样往前赶。

警方与手扶拖拉机，仍在阳湖县政府大门口对峙着。城镇派出所所长朱强，眼睛小，就像是用黍秆蔑子划了一下一样。他向领头的手扶拖拉机打手势，不许再向前！许醒农见警察中领头的是本村人，说：“朱所长，你去给上面说说，骆大爷急等白条子的钱给孙子治病！”

朱强用小眼一眯虚，那神态在说：我说了没用的！

“那是人家骆大爷自己的钱，粮食都给公家了，怎么这么赖皮？”虞燕讲道，“不管人死活啦？！”

荣誉军人王有忠说：“小强子，县政府该站出来，解解老百姓的急！”

老人骆大爷抖抖手里的白条子。“我——我要求见县长！”

朱强所长也有点看不下去，装作随意地转转身，向藏在凉台里的公安局长请示地示意，能不能帮这大爷解决一下困难？

粮食局长叶元棠用手指扇面般地划拉一圈，又坚决地摆摆手、摊摊手，那意思是说，这么多人来要兑白条子，这个口子开不得，没那么些钱来兑付！

朱强憋气地干愣了一阵，以坚决执行命令的神情转回身来，挥扬着手臂，命令所有上访农民，离开政府大门口！

骆大爷心劲塌了，眼一黑，坐到荣誉军人王有忠的轮椅扶手上。许醒农火冒三丈，看出是仇人叶元棠在背后主事，指着凉台，单挑叶某人地叫板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你站出来说话！”

荣誉军人王有忠帮腔道：“你们还问不问老百姓的事？”

“不要指望这些人了！还是回去大家凑凑，救人要紧！”虞燕心里只惦记着“丁头冲”里的病喜子。

骆大爷知道，这么着回去，就得再面对一堆白条子，孙子就走进

绝路了。他把白条子举到青天上！“白条子！白眼狼开的条子啊！小喜子啊！”老人那如核桃壳一样的老脸上，泪水纵横。

许醒农悲恸难忍、怒火万丈，举起那根木头，用摇着那些诉求的话，代替自己的声音大吼道：兑现白条，要钱救命！

大伙从那领头人愤怒的动作里，受到很大感染，群情激愤。有的跳着脚挥拳头，有的站到手扶拖拉机座位上，呼应地摇小旗帜。有个“愣头青”农民，冲破警察防线，往大铁门上爬，朝凉台上的人挥拳头。朱强等警察忙上前去阻止。

虞燕见秩序大乱，把小手扶掉转头往回开。许醒农觉得不能就这么走了，他要让叶元棠这些主事的知道，这么小看土里刨食的人是不行的。他大吼一声：“喂！”

霎时车停人静。旧军衣上挂着抗美援朝军功章的王有忠，抢先把话说出口！他坐在轮椅里，指着凉台上的人，怒斥道：“不管老百姓死活，你还配挂这人民政府的牌子吗？！”

各台小手扶上的人，吼成一条腔，表示强烈呼应。

许醒农被老英雄这么一点，点出主意来了，要把姓叶的“不配挂这人民政府牌子”的真相揭开来，只有把事捅捅大。他用木头梢子，把政府大门边的“滨湖省阳湖县人民政府”的大牌子，倏然一用力，挑了下来！

全场震惊！

虞燕急忙将小手扶加速开走！广场上响起一串小手扶马达越转越快的“啾啾啾”声……

县公安局局长向永进头一个明白过来，这一下事情闹豁边了，他负有保一方平安的责任，政府的脸面给自己丢了，这可要吃不了兜着走。他像牛尾巴上给点燃了鞭炮一样，从二楼门里冲到凉台上，大喊：“朱——强！”

向永进这一声呼喊，是拉警报，指明出了大事了；是下命令，让立即采取行动；是骂娘，怨怪责骂下属反应迟钝！



粮食局长叶元棠也跟着跑到凉台上来镇场子，可他那着急的神情里，总夹带着一些窃喜。丢了政府牌子，是他打白条子引起的，上面要认真追究起来，怕没好果子吃，心里有点悬悬的，但事情这么铺开闹，上头一定会分外重视，收粮食的款子倒肯定会有门儿了。

朱强所长小眼睛一激灵，醒过神来，娄子捅大了，忙指挥警察去抢回政府的牌子！许多辆手扶拖拉机一起涌上前，堵住警察追人的路，在警察与虞燕的手扶拖拉机之间，筑起一道钢铁的路障！

领头的手扶拖拉机上，许醒农高高地扛着人民政府的大牌子，在许多摇动着的“农民上访团”旗帜的簇拥下，在那道“钢铁的路障”护卫下，伴着隆隆的机声，扬起滚滚的尘埃，开过阳湖河上的大桥，往乡下驶去。

暴风雨前，乌云滚滚，像海潮一样涌来。

一辆覆盖着厚厚尘土的奥迪轿车，鸣着尖利的警笛，横冲直撞地开到阳湖县政府大门口。向永进、叶元棠望眼欲穿，就等着上面的人来，忙从政府大楼里奔下来迎接。邵宜民跨出奥迪轿车！他那小身架，娃娃脸，一副研究生似的少小模样，使在场的公务员、警察都愣住了！正从大楼里往外跑的叶元棠，脱口而出：“来了个——‘少先队’？！”

穿着警服的向永进，抢步上前去，敬礼！“是邵市长？”

邵宜民敏锐地审视着现场情况，从人们的眼光里，他感到这里已经出了什么大事，沉着地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向永进指着离去的手扶拖拉机群。邵宜民从那浩大的手扶拖拉机群中，看见一个魁伟的庄户人，扛着一块人民政府大牌子……一道雪亮的电闪，接着炸响一串震得人心惊的雷鸣！

邵宜民难以置信，忙回头看看政府大门边挂牌子的地方。这里也像所有的县份一样，平时在大门柱上并排挂着“党委”、“政府”、“人大”、“政协”四块牌子，如今少了“阳湖县人民政府”的一块，墙壁上留下一条明显的白印子。